

心上一段香

樱桃青衣

阳台上的瑞香终于开了。去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养在室外的植物死伤大半，我又心疼又自责，怪自己疏忽了对它们的照顾。我摘掉那些冻死的叶片，剪掉烂的根条，将瑞香连同几盆有希望存活的花木搬进了温暖的内室。其时瑞香还未打苞，半树黑黄的叶片在枝头甚是伶俜。不过数日，它们的枝叶就变得丰茂，攒出了小小的、拳头般的蕾。近来草薰风暖，那些花蕾显然也感知到了，先是顶端红了一点，而后那红向下一路蔓延，将整个花蕾染成了明艳的紫红色。我每日都要到瑞香跟前几回，盼望它们露出丹唇皓齿，回我一个美丽的微笑。今晨，我突然被一缕熟悉的香气牵引，尽管它稍纵即逝，我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我推开窗，见一树粉色小花团团簇立于碧叶间，衬着朝霞未染的天幕，分外温婉明亮。这是春天赐予我的第一份礼物，我对于这礼物有大欢喜。

这株瑞香是三年前种下的，往年花期都在正月。但那时我对于它何时开花并无过多关注，知道年关一到，它们便该在季节的推移中不由自主地绽放、零落。万物始萌的初春其实是寂寥的，冬的肃杀还未退场，来日晶光四射的花朵仍在枯瘦的树臂里香梦沉酣，难逃青黄不接的尴尬。异乡的春节也是寂寥的，

没有喧天的锣鼓，没有震耳的鞭声，没有飘香的腊味，我无所适从。不走亲戚的日子，我时常立于窗前，向远方凝眸。我的视线所及之处只有高矮的楼房，修剪得千篇一律的树木，或者机器拆楼掀起的漫天黄尘，望不见梦里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再远一点是长江，是铅灰的地平线，尽管我的目光被一排平地而起的高楼阻隔了，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心里亦泛起淡淡的灰色。我想念那些久未涉足的风景，想念久未谋面的亲人，我幻想自己是汉水边的那名樵夫，要游过汉江将心仪的女子追求，然而水阔山长，我并无一苇渡江的本领，只能望江兴叹。这时候总有细微的香气萦绕着我，驱散冷冽的春寒将我抚慰，是瑞香。它木质的辛香统治了我身边的大片领域，我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我看着这树瑞香，今年的花和去年甚至前年并无不同，一样的四片对生的心形花瓣，十字花科的花每一瓣之间都是规矩的九十度，这法度森严的美并不能令我景仰。但是自从雪冻之后，我曾给它修枝剪叶、浇水施肥、我盼着它打苞、绽蕾，倾注了无数怜爱的目光。小王子在玫瑰身上耗费的时间使得她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一朵，我也因为自己的付出发现了瑞香别具一格的美。你看，瑞香之上，是亘古的蓝天，

是轰然举起千万束嫩生生火焰的群树，是绿意初发的高枝里隐匿的雏鸟露珠般的初啼；瑞香之下，是黑色的汹涌的地液，是种子万头攒动喷薄的力量，是腐叶层里蚯蚓潮湿的蠕动。瑞香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一幅宏美的巨帙正随之徐徐展开，画图中山河润朗、草长莺飞，柳破金梢，乱花迷人眼……

自瑞香开后，晴好的夜里，我会打开窗户，让月光照进来，让薰风充盈小小的卧室，而我在花香里做着恬然的梦。“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句诗在瑞香身上也是适用的。传说瑞香之名始缘于庐山一僧人，该僧睡梦中觉花香烈，醒而得之，命名为“睡香”，世人以为乃花中祥瑞，遂更名为“瑞香”。瑞香与僧人有无关系不得而知，但是从大到我们都喜爱传说，并且愿意展开一些美丽的想象。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庐山僧有没有可能在瑞香旁立地成佛呢？毕竟这样的香气是能让人忘乎一切的啊！我没有禅者的智慧，即使瑞香日日陪伴也是枉然，我懂得的仅仅是一些世俗的快乐：华衣、美食、情爱、肉欲、思考、发呆，再深层次的就没有了。但是，若内心宁静，我们便能探触到更辽阔的天空或者更隐秘的大地，这神秘的经验是瑞香带给我的，而我也藉此经验，写下了这些略带香气的文字。

犹记当年小鸭子

崔建华

幼时家里养鸡鸭，这两种家禽，我只喜欢他们的小时候。小时候的它们都毛茸茸的，特喜欢跟在边吃边掉饭粒的小孩身后抢食，一个个像团毛线一样在地上飞滚着，格外可爱。可它们长大后却都很讨人嫌，或者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害怕长大的它们，比方说有只大公鸡，根本就不怕人，还特爱啄小孩，竖起冠子时有半个人高，经常赶着一众小孩满村子跑，个别孩子还被啄得哇哇大哭。大人若恰好转身见到它这副嘴脸，必定恼怒地想冲上去揍它，谁知它却马上又收起了那副尊容，会若无其事地去地上啄食，尽管地上啥也没有。而鸭子们长大后则更可恨，经常三五成群地拦在路上。它们是不会给你让路的——据说鸭的眼睛很奇怪，它看谁都觉得比它小，有“老子天下第一”的自信。

所以我还是觉得它们小时候要可爱些，而相较于小鸡仔，我会更喜欢小鸭子。因为小鸡仔都是母鸡孵化的，母鸡在带小鸡时都特别凶，你一走近小鸡仔，母鸡就会凶神恶煞似的赶来啄你，你根本没法和小鸡仔亲近。而和小鸭子玩耍就完全没有这个风险，那些大老爷们鸭、大老娘们鸭根本就懒得理你——这些家养的母鸡几乎从不孵蛋，人们只能从有电孵化设备的鸭场去买，有时人们也会让母鸡来代孵鸭蛋。但鸭蛋孵化期要比鸡蛋长，所以经常有母鸡没有耐心等到小鸭们破壳就不肯继续孵蛋了。而只要母鸡不继续孵化，那一窝鸭蛋就真的要全部完蛋，所以大多数的村人都不敢去冒这个险。

相较于小鸡，小鸭们也更加的绅士些，走路摇摇晃晃，理羽摇头晃脑，让人顿生怜爱。而且据说禽类有个习性，它们会把自己破壳后见到的第一个生物认作母亲，并一直跟着他。这

些用电孵化的小鸭们，因为见到的第一个生物是人类，所以基本上都不怕人，甚至有时还很缠人，可能就是把人类视为了自己的母亲。儿时我因为常喂食小鸭们，到处捞浮萍、摸螺蛳做它们的食物，时间一长，家里那群小鸭就整天地跟着我——我走到哪它们就一窝蜂似的跟到哪，我飞跑想甩开它们，它们就整齐地跟在后面不要命地飞奔。我要去吃饭，小鸭们就都围在桌子底下。我要去午休，小鸭们就成群伏在床门口一起休憩，直到我醒来。有一次中途被它们的呓语吵醒，我坐起来一看，发现鞋子都被它们卧在脚下了，里面已经拉了好几泡鸭屎……

曾经在汇入春陵江的一条小溪边钓鱼，突然从上游游来了一只小鸭，没来由地围在身边不肯离开，赶都赶不走。我伸手去捉它，它竟然毫不犹豫地跳到我手掌中来，还久别重逢似的看了我一眼，再如释重负地抖落了身上的水珠，让我和同事惊讶异常——这周围荒无人烟，根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究竟是离群的孤鸭，还是天地巧合由野鸭蛋孵化而来都不得而知。我曾在这条河边多次捡到过各种各样的蛋，在下游村庄旁边的干旱河床中，我和同事曾发现一大堆鸭蛋，捡了大半桶。那些鸭蛋中，会不会有机缘巧合自己孵化成功的呢？

于是鱼也不钓了，我们带着这只小鸭就往回走。路上偶遇一两个路过的村人时，我说把小鸭送给他们喂养，都被他们一一婉拒，也许是村人嫌麻烦，也许是村人以为我们不怀好意，总之没办法，我只能带着小鸭回宿舍。

宿舍是集体宿舍，四个男人那

时都还未婚，听了前因后果之后，大家哈哈大笑地都接纳了这只小鸭子。有人赶紧用纸盒给它做了个窝，有人直接用刀将钓来的几条小鱼划成丝给它喂食，这只小鸭也根本没把自己当外人，安心地在宿舍里住了下来。那段日子真是几个大男人最搞笑的时光，我们去哪，小鸭就跟到哪。我们去食堂要下台阶，它也跟着下台阶。它每跳下去一个台阶都要摔个双脚朝天，但却能始终倔强地坚持自己走路，我们都裂嘴大笑着在前面等它，路过的同事和家属都逗得捧腹，放学归来的孩子都要赶过来逗它玩，而今想来完全匪夷所思！

但仅仅一周之后，大家就都被小鸭给弄崩溃了——它经常不时在半夜大叫，扰人清梦。还不讲卫生，在宿舍里到处拉便便。它倒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偏着头看着我，全然不管我已经灰头土脸地在给大家一个劲地赔不是。最终，每天打理小鸭子的事情从之前大家争相呵护变成了全部是我的义务之后，我终于明白，这家伙已经不能再久留此地了，必须得想个办法让它重返它的世界！

在听说附近有个鸭场之后，我赶紧捧着这只小鸭找到了牧鸭人。我把这一切说给他听，他一直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嘴巴和现在的你们一样大张着。我一个劲地解释，说我不是精神病人呢，最后只好长话短说：

“这只鸭子，要送给你养！”他一个劲地摇头，态度异常的坚定。“不要你的钱呢，我也不会再来要你的，就是给你了啊！”

他的脸色终于好点了，于是我赶紧捧着小鸭往河边的鸭群走，还没等我松手呢，它飞身就跃进了水里，头也没回地飞快游进了鸭群，再也找不见了……

编者按：

2019年3月28日，洛夫文学艺术馆正式移交衡南县文体广新局管理。是夜，罗诗斌辗转无眠，捧读洛老旧照，感怀洛老的音容笑貌仍活在诗中，活在心中。是为诗。相信这个消息，对于衡阳文化界、诗歌界来说，都是一个来自春天的好消息。与此同时，本报也得到洛夫先生儿子莫凡诗歌一首，作为洛夫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同时刊发。

念父亲

莫凡

香头上那缕缭绕的烟散了
究竟是他们说的涅槃重生
还是我们血脉的崩断
毕竟你的诗比较现实
还留下来让我
一字一字的拧干
再一句一句的铺平

母亲用安眠药追着你的回忆
而那些往事
把照片都说成了黑白
在不经意对焦的时候
我却变成了你

思念一向聚少离多
在辣椒炒腊肉的面前也一味的怯懦胆小
你说咸
我抿了抿嘴角
嗯
不该加那么多眼泪
应该少放点回忆

X光机一件件脱下了母亲的叮咛
轮椅就像手摇放映的幻灯片
一帧帧抗议着你也曾年轻
终归
一拐杖袭来岁月的惊呼
之后用鼻管呼吸

尽管火了
了结了诗
驱走了魔
而我必然是你剩余的那几句
把香炉的灰烬紧紧握在手心
一拨拨的撒在半空
然后赶紧双手合十
想念你
想念你
急急如律令

诗魔的笑

——写在洛夫文学艺术馆开馆前夕

法卡山

您的笑来自异国他乡水土不服的孤独，来自诗歌血脉中的
超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融合的漂泊与放逐
来自岁月中不老的漂木，以及杜鹃啼血的哀鸣
我知道，那在诗歌中流浪许久的汉字
老找不到一间完整的书房来栖居
您以诗笑傲江湖，以酒窝中的乡愁和石头房子
安顿流离失所的月光，与母亲嘶哑的嗓音
今夜，我一遍遍地读您眼眸里的笑
雪从您的额角落下，落到相公堡的码头
落在湘江河畔的江南宅院，以及辽阔的宣纸上
桃花笑醉春风。我在您憨憨的笑声里
捧读漂泊的诗篇，以生命皈依天涯美学
在梦中筑城，培土，施肥，让每颗汉字发芽
而后，以故国的春风与阳光，一页页地晾晒
您那湿漉漉的乡愁